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拉康

LACAN



[德] 格尔达·帕格尔 著
(Gerda Pagel)

李朝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拉康

LACAN



[德] 格尔达·帕格尔 著
(Gerda Pagel)

李朝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镜子的魔力：“我是他人”	20
第二章 符号：“无意识如同语言一样 是有结构的”	41
第三章 主体和愿望：愿望和主体间性	64
第四章 俄狄浦斯和菲罗斯的意义：能指 狭道中的本能和性	89
第五章 精神分析中的言语和语言	135
附录 拉康年表	160

导 言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无疑称得上是精神分析学派最为重要和最受争议的一个代表人物。20 世纪 70 年代, 当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到达顶点, 而首都巴黎的学术界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中时, 这位巴黎弗洛伊德学院 (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的创始者和院长出版了自己的文集, 这部几乎长达一千页的长篇巨著名为《文集》(Ecrits)。它的出版不仅使他的无数学生、听他讲座的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如愿以偿——他们难以得到他的那些零零散散发表的文章, 而且还使他自己跻身于堪称新精神时代建筑师的学术著作家的行列: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拉

康

Lévi-Strauss) (人类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哲学家)、路易·阿尔图塞 (Louis Althusser) (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语言学家、文学批判家) 和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哲学史家)。虽然这些研究者的学科领域相差很大,但是他们都视一项工作为己任:结构主义活动。鉴于结构主义对拉康的巨大影响,首先来了解一下它的运用和发展。

结构主义活动的目的是,揭示对象和关系系统的秩序特征,系统地分析其表现方式和结构,并从语言学、逻辑学甚至诗学的角度对之加以描述。“研究结构的人把现存事实拿来,打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1]罗兰·巴特的这句总结语,用词似乎不多,但字字都很重要。因为从打碎和组合这两个行为中产生了新东西:它既不是对现存事实的复制,也不是对现存事实的改变,而是让它变得可以理解。

这些多层面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联结点,那就是语言这种社会现象,它是所有结构分析的范式。当然,结构主义者的语言思想与19世纪历史地从事研究的语言学迥然不同。后一种语言学把语言视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历时研究, Diachronie),把词和音素主要看成

是彼此孤立的，而结构主义针对的是语言的系统结构，把语言视为同时因素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共时研究，Synchronie），其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的意识，而保留在“无意识”中。

语言学家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 1857—1913）是结构主义运动的始作俑者。他通过1906年在日内瓦大学的教学活动以及1916年去世后发表的讲义《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2]，对语言学进行了划时代的革命。在此之前，他在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的教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891年，在这所学校里，至今仍有大量的结构主义者继续他的学术研究。这场从索绪尔所创立的日内瓦学派开始的运动传到了布拉格（雅科布森，R. Jakobson；特鲁别茨科伊，N. S. Trubetzkoy）、哥本哈根（叶姆斯列夫，L. Hjelmslev）和美国（布鲁姆菲尔德，L. Bloomfield；爱·萨佩尔，E. Sapir；乔姆斯基，N. Chomsky），最终有继承、有发展、有改变、有批判地回到欧洲。现在，尤其是在法国，结构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潮流的基本支柱，不仅进入了大学人文学科的一切领域，而且还作为知识时尚和意识形态世界观统治着文化生活。^[3]

拉

康

早在结构主义成为巴黎学术界的流行语之前，它首先是一种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在其他已经得到证明的方法之中抢占自己的地盘。列维-斯特劳斯为结构主义突破语言学的束缚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1949年他出版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Die elementaren Strukturen der Verwandtschaft*）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证明语言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人种学的领域。列维-斯特劳斯的出色分析以及他在接下来出版的有关“神话”、“魔术”、“宗教”和“艺术”的著作中所取得的伟大学术成果，使他成为这场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在人种学和人类学中所坚持不懈地加以应用的方法，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符号学甚至精神分析这些学科中也形成了新的流派，而在精神分析领域，“拉康”这个名字很快就变得家喻户晓。

拉康因其理论的独创性而得名，他的理论赋予心理分析这门学科以新的形象。他还因其讲座文采出色而美名远扬，这一点深深吸引着巴黎年轻的知识分子。而在其专业领域，他却是一个冒失鬼，遭人诟病，他的冒失总是一再制造轰动。拉康在30年代中期就已经向自我心理学（Ich-Psychologie）——其代表坚信自

我的认识能力——宣战，并把它与他自己的通过语言学而变得敏锐的对无意识的解释方式对立起来。他对弗洛伊德的激进理解不仅使他与法国精神分析协会分道扬镳（1953），而且还被排除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之外（1963）。拉康于1964年建立面向公众的弗洛伊德学院，并因此作为结构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而崭露头角，与此同时，罗兰·巴特把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的理论与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在巴黎公众间引起轰动。他的著作《论拉辛》（*Sur Racine*）^[4]用论战的方式明确地摒弃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索邦大学的文学教授赖曼·皮卡尔（Raymond Picard）接受巴特的挑战。他在题为《是新批评还是新谎言》（*Neue Kritik oder neuer Betrug*）的小册子中所发起的攻击本来是想对巴特的理论予以致命一击，却不料成为一记乌龙球。这个小册子提供了炸药，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分化——结构主义晋升为巴黎的大学里的时尚。

巴特与皮卡尔之间的文学争论在1965年至1966年之交的冬季达到第一次高潮，一年之后（1966—1967）在文献市场上涌现了一大批结构主义的畅销书。关于“赞成”还是“反对”结构主义的基本争论在所有学科都深入地开展起来：列维-斯特劳斯呈上了他

的《神话学》(*Mythologiques*)第二卷,阿尔图塞及其同事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解释《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第一卷和第二卷,而年轻的哲学家福柯则以自己的著作《事物的秩序》(*Die Ordnung der Dinge*)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哲学史家德里达在题为《论文字学》(*Grammatologie*)的著作中勾画了一种有关书写的新理论,罗兰·巴特在此期间用《批评与真理》(*Kritik und Wahrheit*)一文反驳皮卡尔的诽谤性小册子,不久又通过对时尚语言的无所不包的分析表明,时尚语言——我们时代众多符号体系中的一种——具有一种从属于想象约束的结构。拉康对这次结构主义研究者的集体亮相的贡献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文集》一书。

首先要向《文集》的读者强调指出的是,拉康的标准著作——指详细论述他的全部理论的著作——是不存在的。这部著作叫《文集》^[5]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它是由文章、论文、报告、评论和访谈组成的。这一点对他在1966年之后的出版物以及自1973年起出现在书市上的讲义也同样适用。对于拉康的学说大厦,只有通过研读他的独立成篇的文章和讲义才能把握。即使这样,那些试图寻找他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试图

拉

康

把握他的真理内核的人也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拉康的学说摒弃一切把握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努力，与此类似，拉康的学说大厦也拒绝任何明确性和真理性的假设。他的文章和讲义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链游戏，这些思想链在关结点相联结从而彼此交织在一起。它们就像脚印，好像在沙滩上消失，又出人意料地出现，或者说像相互联系的参照物，差异和断裂，只有事后才表明是意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在方法上几近完美的段落，但是很容易破碎，任何将之固定的尝试都会失败。拉康的写作风格是对一种——在巴特所给出的定义意义上的——对话（Diskurs）的展开：“‘discursus’——这个词原指来回跑动，过来又过去，指‘步伐’、‘混乱’。”^[6]

一方面，研究拉康意味着进入到这种话语之中，探究它的联结方式，严肃地对待他那由于运动而活着的文本，而有关理解和认识本义也就是明确意义这样的解释学问题对他是不适用的。

另一方面，读拉康意味着置身于诱惑和挫败之间的模棱两可中。他的语言力、他玩弄词的多义性的诗化能力，他面临重要的论证过程和思想过程时从容不迫地缓慢地绕圈子和加以揭示的优雅方式，很容易让

拉

康

人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让生动的能指游戏牵着走。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点从来不会进行到底，因为他的说话风格突然中断，简化为暗示或浓缩为复杂的定义，要想弄清楚，就必须反思，真正地把话语颠倒过来：读者想要捕捉的结果转变成捕捉他们自身的一种效应。

拉康具有挑战性的写作风格或者说语言风格对很多研究他的人说来都会成为撞击石。拉康写作并不是为了传播信息，就像他自己强调指出的那样，他是为了“启发”（Evozieren）。不过，他的文章恣意妄为的结构和诗意的那一面绝没有降低他热烈而始终不渝地加以维护的科学的科学含量。就像达利（Dali）把超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合法化了一样，拉康把无意识这种现象转化为语言，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他拒绝给予读者单义的“理解”，这么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看来，此事与很多重要的问题有关：

- 揭示自我意识的想象结构（参看第一章）；
- 探究人类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的原因，揭示无意识的“话语”（参看第二章）；
- 质疑主体及其历史性（参看第三章）；
- 揭示人类的性怪癖（参看第四章）；

——摒弃强化“自我”的疗法，解放精神分析的“真正”语言（参看第五章）。

拉康从根本上否认传统的语言理论，否认自我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也否认人类历史的力量，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另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论点：主体不是他自身独立的中心，也不是从意识出发的与世界的关系的发起者，可以说，语言是决定性的行为主体，说本身以及说出来的内容都要通过语言。——这是反对拉康思想的一个根据。时至今日，对他的学说的批判，对他的风格的指责，以及对他的人格的攻击都还是以此为依据的。

拉康的个性^[7]无疑提供了理由：或者喜欢他，或者与他发生摩擦。他的气质介于思想天才与悲剧性的烈士、江湖骗子与科学泰斗、良师益友与权威大师之间。鉴于人们对他的态度的爱恨两极分化，在详细地研究他的著作之前，对科学兴趣与分析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加以阐明是合适的。至于拉康与两个学会之间的个人恩怨、他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悲剧性角色，在此就不加讨论了。

拉康的科学出发点是精神病学。1932年他发表了自己研究一个妄想狂病例的医学博士论文：《论经验的

拉

康

妄想型精神病概念与人格问题》(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ersonnalité)^[8]。

一年之后，拉康开始研究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的帕潘(Papin)姐妹事件^[9]，姐妹俩在外省的一个地方当保姆，把她们的主人——同样也是一对妇女：母女——用残暴的方式杀死。让·热内(Jean Genet)在《保姆》(Les bonnes) (也就是1957年版的《女仆》(Die Zofen)，1947年在巴黎首演)这一戏剧作品中对这一案例进行了文学加工，而拉康则对这对姐妹的生平进行了追踪，发现这两名女子的感情关系固定在一个对外界封闭的二人空间里，不允许第三者介入她们的镜像关系。她们禁锢在各自对称物的狭窄的力比多之钳中，没有办法把由爱编织而成的攻击倾向表达出来，最终通过恣意的狂想来发泄，发展为扼杀和毁灭的愿望。另一对妇女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成为帕潘姐妹的镜像关系的反映，就成为这种状况的牺牲品。

拉康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对人类的无意识的深度很感兴趣。他与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的关系，与毕加索、莱里斯(Leiris)、勒韦迪(Reverdy)、艾吕雅(Eluard)、达利和马松(Masson)都很熟。马松后来成为他的妹夫。他的老师克莱朗博(G. G. Clérambault)

于1934年在镜子前自杀。这是他唯一后来还对其表示尊敬的老师。拉康在论述帕潘病例的论文中已经勾勒出了一中主体间关系结构的基本图式，三年之后，在他的首篇精神分析学论文中，它发展成为他最早也是最具独创性的发现：镜像阶段论（das Spiegelstadium）（参看第一章）。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发表《论想象》（*L'Imagination*）和《论自我的超越》（*La transcendance de l'Ego*）的那一年，拉康在马里安巴第14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1936年8月2—7日）上提出了他的镜像阶段理论。这一针对自我的形成过程的研究仍然贯穿着格式塔心理学的因素，但其中结构主义萌芽的最初迹象已经依稀可见。拉康提交给1949年苏黎世第16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文章仍然保留着这些萌芽。

从1948年开始，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当时是法国唯一的一个精神分析学组织——内部的精神分析学学员进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1953年，萨沙·纳赫特（Sascha Nacht）主席建议建立一个颁发得到承认的精神分析学文凭的机构，并把这作为颁发医学毕业证书的一个条件，以拉康、多尔托（F. Dolto）、拉加什（D. Lagasche）为首的一个团

体反对这一限制，而且建立了自己的协会：法国精神分析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在同一年，拉康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式代表受到罗马精神分析学大会的邀请，他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和范围》（Funktion und Feld des Sprechens und der Sprache in der Psychoanalyse）的报告，在专业学者中引起轰动。在这篇为他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的文章中，拉康把结构语言学（索绪尔、雅科布森）和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联系在一起。这两门学科从不同的方向拓宽了传统的符号概念：弗洛伊德在无意识方面，索绪尔和他的后继者则对语言的秩序原则进行了探究，从而揭示了符号（能指）的本质。拉康以语言学为依据，他在讲演中说：“为了解放主体言语，我们把它运用到欲望语言之中。……后者具有……语言的普遍特点。”^[10]当拉康说到欲望语言，他指的是，与语言的有意识的一面相似，无意识的表达也是具有语言形式的结构的。作为这样的结构，它们也适用于语言学的分析。拉康用这样的认识而给赋予精神分析一种通过语言学得到加固的科学形式。（参看第二章和第三章。）

拉

康

他的“罗马讲演”成为有关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实践的新解释的基础，这种新解释走上了“回到弗洛伊德”的道路，其主要反对的是那种支持和强化自我意识的明确性的疗法。对拉康来说，精神分析实践的任务在于，在“空洞”话语（Rede）引人注目的“自我（Ich）”面具背后，把主体的“完整”言语破译出来，发掘出来，予以承认。拉康宣布，在分析对话中，当“真正的”主体出现在语言中的时候，“主体的无意识就是与他人的对话”^[11]。

拉康的启发说以及他对弗洛伊德的原著的激进解释，不仅在存在主义的阵营里，而且在权威的精神分析学界都遭到拒绝。他的理论宣告要颠覆主体及其历史性，从而引起人们的不满，不仅如此，由他的理论转化而来的实践尤其激起人们的愤慨。精神分析师拉康打破了传统的方法，放弃了那种从一开始就设定好时间、让分析治疗时间的长度适应于与分析对象的各次对话的做法。其结果是，根据情况，治疗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远远超过一小时不定。此外，他还从理论的创立过程中得出下列认识：只有当精神分析师保持“飘动的注意状态”而不把自己带到必须让主体自己进入的对话空间去时，主体才能为自己的问题找到

拉
康

答案。另外，还要避免一切强化“自我”、迎合分析对象对爱、资助和同情的自恋性欲求的做法。对于这种执意改变分析情境的主张，无论是法国国内的精神分析学会还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都无法容忍。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于1963年把拉康从专业精神分析师的名单中划掉。拉康在圣安妮诊所的研修班也关闭了。列维-斯特劳斯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了他，并介绍他到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教学，这样，他就可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继续指导研修班了。

拉康把自己的遭遇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革籍作比，给公众一种受排挤的孤独牺牲者的形象。他怀着深厚的激情继续自己的战斗，于1964年建立了自己的学校：法国精神分析学院。到这里来的人络绎不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结构主义当时在法国已经上升到时尚和意识形态的地位，拉康的研修班对巴黎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魔术般的吸引力。因此，听他讲座的人除了有志于从事精神分析专业的人士之外，其他专业的听众、艺术家、文学家、牧师、电影演员、政治团体的成员也越来越多，不过也有对一切时尚都热烈地崇拜和追随的人。

在这种知识快欣症的气候条件下，拉康热通过